

## § 雅典星火



黃昏時分。

夕陽沿著衛城西側的山坡緩緩沉下去，將整座雅典染成黯淡的金紅色。

奧麗芙走過阿哥拉廣場時，發現昔日熱鬧的市集如今只剩稀疏的人群。許多攤位空著，商人們神色憂愁地收拾貨物。

戰爭已經持續太久了。

這座曾經驕傲的城市，如今像一位耗盡力氣的老人。

就在這時，她看見不遠處有個熟悉的身影。

一名年輕男子，長髮微卷，披著白色披肩站在石柱旁，望著牆上的公告。

「柏拉圖。」

奧麗芙笑著走過去。

柏拉圖轉過身，臉上露出難得的笑意。

「奧麗芙。」

「你在看什麼？」

柏拉圖指了指牆面，那裡貼著一張新公告。

火鳥軍團募兵：



「招募赴海外之勇士。

前往埃及、敘拉古、塔蘭多及東方諸邦。

每日一德拉克馬，軍糧另供。

戰利品依軍功分配。自備武器者優先。」

署名：梅麗莎。

奧麗芙看完，不禁失笑。

「她開始募兵了。」

柏拉圖點點頭：「我今天已經看到第三張了。」

兩人並肩坐在石階上，遠方傳來海鷗的鳴叫聲。

過了許久。柏拉圖忽然說：「雅典快要結束了。」

奧麗芙沒有回答。因為她知道這是事實。

「我小時候，覺得雅典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。」

柏拉圖輕聲說。

「老師們告訴我，我們有最好的法律、最好的將軍、最好的詩人。」

「難道不是嗎？」奧麗芙問。

柏拉圖沉默片刻。

「曾經是。」

風吹過廣場，有點涼意，奧麗芙拉了拉斗篷。

他繼續說：「可是這場戰爭讓我看見另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柏拉圖望向遠方。

「人其實很容易犯錯…將軍會犯錯…議員會犯錯…人民也會犯錯，甚至當大多數人一起做決定時，仍然可能走向毀滅。」

奧麗芙安靜地聽著。

她知道這些年來，柏拉圖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。

「你是在怪民主制度嗎？」

柏拉圖搖頭。

「不，我只是開始懷疑，投票本身是不是智慧。」

夕陽映照著他的側臉，那神情竟有幾分蘇格拉底的影子。

柏拉圖繼續說著：

「假如一艘船遇到暴風雨，船員們投票決定航向，但他們都不懂航海，這樣的投票真的有意義嗎？」

奧麗芙笑了。

「聽起來很像蘇格拉底會說的話。」

柏拉圖也笑了。

「最近我常和老師討論這些。」

「那德謨克利特呢，他怎麼說？」

柏拉圖：

「他認為人類大多受欲望支配。財富、權力、恐懼、仇恨。如果國家被這些東西主導，最後一定會出問題。」

奧麗芙看著他。

她忽然發現眼前的朋友似乎變了。

以前的柏拉圖也談論正義、民主，而現在，他開始認真思考如何統治國家。

思考人類究竟應該怎樣生活。

奧麗芙：

「那麼你認為誰該統治國家？」

柏拉圖沉默了很久。

「我不知道。但我希望是那些真正理解善與正義的人。」

奧麗芙微微一怔。

這句話很簡單，卻像某種種子，正在他心中悄悄發芽。

「可是那樣的人存在嗎？」

柏拉圖望向天空。

「也許很少，「但總有人要去尋找。」

晚風吹起，遠方帕德嫩神廟的輪廓逐漸變得模糊。

奧麗芙忽然想起克里提亞，想起早上在神殿前的談話。

「柏拉圖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如果有一天，你發現自己尊敬的人做錯了事，你會怎麼辦？」

柏拉圖愣了一下，似乎明白她在說誰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回答。

「我希望自己有勇氣承認，即使那個人是我的親人，即使我很愛他。」

夕陽徹底沉入海平線。

奧麗芙忽然有些感傷，因為她知道，未來幾個月，這個回答將受到最殘酷的考驗。

兩人離開廣場時，正好看見幾名年輕人圍在募兵公告前。

有人大聲念著內容，有人竊竊私語，有人躍躍欲試。

雅典已經沒有希望，但海外或許還有。

梅麗莎顯然看準了這一點，她要帶走那些尚未被絕望吞噬的年輕人。

「你會加入嗎？」

奧麗芙忽然問。

柏拉圖看著那張公告，許久沒有說話。

「不會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不適合當士兵。」他笑了笑。「而且我想留下來。」

「留下來做什麼？」

柏拉圖望向衛城，夜色之中，神廟的輪廓依然屹立，彷彿正在守望這座瀕臨崩潰的城市。

「看看雅典會變成什麼樣子，也看看人類究竟能從失敗裡學到什麼。

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找到答案，我希望能把它寫下來。」

奧麗芙笑了。

「聽起來很像詩人。」

「不。」

柏拉圖輕輕搖頭。

「我大概當不了詩人了。」

「那你要當什麼？」

柏拉圖沉思片刻。

遠方晚鐘響起，聲音在衛城上空悠悠迴盪，他望著逐漸亮起星光的天空，緩緩說道：

「如果可能。我希望成為一個能教人如何追求正義的人。讓下一代不要再重蹈我們的錯誤。」

奧麗芙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望著他。

眼前這個年輕人或許還不知道，但某種比戰爭、更漫長的旅程，已經開始了。

這時候，柏拉圖望著遠方比雷埃夫斯港(Piraeus)升起的燈火。

那些燈火之中，或許有一艘船正準備駛向西方，駛向大希臘、駛向塔蘭多。

柏拉圖：「不知道阿爾庫塔斯現在在做什麼。」

奧麗芙笑了笑：「又想起你的老朋友了？」

「也許吧。」

柏拉圖輕輕點頭。「每次雅典出了問題，我總會想起他。」

「因為塔蘭多？」

柏拉圖：

「我見過許多聰明人，也見過許多野心家，但阿爾庫塔斯是少數能把兩者結合的人。」

奧麗芙問：

「你是說他比雅典那些政治家更聰明？」

柏拉圖搖頭：

「不是更聰明，而是更克制。雅典的許多人總想證明自己是對的。而阿爾庫塔斯則總是在問，什麼對城邦最好。」

「如果阿爾庫塔斯在這裡，我們大概又會為幾何與政治吵上一整晚。」

柏拉圖忍不住笑了。

奧麗芙：「最後誰贏？」

「通常是他。」

「因為你說不過他？」

「因為他總能證明我是錯的。」

多年以後。

當雅典的將軍與政治家大多被人遺忘，當斯巴達的勝利也逐漸化為歷史。

人們仍會記得這個黃昏，記得一位站在廢墟邊緣的年輕人。

在故國衰亡之際，沒有選擇逃離，也沒有選擇權力。

而是選擇追問：什麼是正義？

以及——人究竟應該如何活著。

離開柏拉圖後，奧麗芙沿著山路慢慢走回家。

身上的斗篷仍殘留著赫利歐羅斯淡淡的氣息，她忍不住將斗篷拉緊了一些。

她想起他說話時那種壓抑而孤獨的神情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也不知道自己今天已經第幾次想起他了。